

— Anna Karenina —  
安娜·卡列尼娜(下)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L'ev Tol'stoi —



本书是俄国文学中的稀世瑰宝,也是世界文学璀璨夺目的明珠。

## 前言

《安娜·卡列尼娜》通过女主人公安娜追求爱情而失败的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 150 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100 多年来，《安娜·卡列尼娜》的巨大成功不断地得到人们的肯定与高度推崇，它的成就和影响无疑是空前的。它把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最高峰，树起了一面高耸入云的丰碑。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安娜·卡列尼娜》当做俄国 19 世纪现实的教科书。正是通过它，许多人了解到了俄国 19 世纪 70 年代的社会现实。俄国后来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对社会的攻击便是从这里开始的。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列宁曾反复阅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以至把封皮都弄得起皱了。他说：“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

《安娜·卡列尼娜》巨大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使得这部巨著一发表便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托尔斯泰并没有简单地写一个男女私通的故事，而是通过这个故事揭示了俄国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并由此来鞭挞它的不合理性。作品描写了个人感情需要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1877 年，小说首版发行。据同代人称，它不啻是引起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爆炸”，它的各个章节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跷足”注视，及无休无止的“议论、推崇、非难和争吵，仿佛事情关涉到每个人最切身的问题”。

# 目录

(接上部)第五部.....	1
一.....	1
二.....	6
三.....	10
四.....	12
五.....	16
六.....	19
七.....	21
八.....	25
九.....	27
十.....	29
十一.....	31
十二.....	35
十三.....	37
十四.....	39
十五.....	42
十六.....	45
十七.....	48
十八.....	51
十九.....	54
二十.....	57
二十一.....	62
二十二.....	65
二十三.....	68
二十四.....	70
二十五.....	74
二十六.....	77
二十七.....	80
二十八.....	84
二十九.....	87
三十.....	91
三十一.....	94
三十二.....	97
三十三.....	99
第六部.....	105
一.....	105
二.....	108
三.....	113
四.....	116
五.....	118

六.....	121
七.....	125
八.....	129
九.....	131
十.....	134
十一.....	138
十二.....	141
十三.....	144
十四.....	146
十五.....	149
十六.....	152
十七.....	155
十八.....	158
十九.....	161
二十.....	163
二十一.....	167
二十二.....	170
二十三.....	176
二十四.....	180
二十五.....	183
二十六.....	185
二十七.....	188
二十八.....	190
二十九.....	193
三十.....	196
三十一.....	200
三十二.....	203
第七部.....	206
一.....	206
二.....	208
三.....	211
四.....	214
五.....	217
六.....	219
七.....	221
八.....	224
九.....	226
十.....	228
十一.....	231
十二.....	233
十三.....	235
十四.....	238
十五.....	241
十六.....	243

十七.....	245
十八.....	248
十九.....	251
二十.....	253
二十一.....	256
二十二.....	261
二十三.....	263
二十四.....	265
二十五.....	269
二十六.....	273
二十七.....	276
二十八.....	278
二十九.....	281
三十.....	283
三十一.....	285
第八部.....	288
一.....	288
二.....	291
三.....	294
四.....	296
五.....	298
六.....	300
七.....	303
八.....	305
九.....	307
十.....	309
十一.....	311
十二.....	313
十三.....	316
十四.....	318
十五.....	321
十六.....	324
十七.....	327
十八.....	329
十九.....	331

## (接上部) 第五部

—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以为，在距今不过五个星期的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到那时，婚礼所需的用品根本准备不好；但是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就是说：推延到斋戒节以后有点晚，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的一位年老的亲祖母病危，如果坚持不到那个时候，那么居丧就会把婚事更耽搁下去。由于可以把嫁奁分成大小两部分，公爵夫人于是同意了在斋戒节之前举行婚礼。她决定现在把小的一部分嫁奁预备齐全，大的一部分等以后送来；列文对于这种安排没有提出自己的意见，为此，她十分气愤。新郎新妇只等婚事一完就要到乡下去，到那时，大的一部分嫁奁就不需要了，这样，这个办法就更加好了。

列文依旧处在和以前一样的恍惚迷离的状态中，他觉得他和他的幸福构成了世间万物的主要的和唯一的目的，他现在所有的事务都不必操心，因为有人会替他打理一切。他连将来的生活计划和目的都没有，他听凭别人去安排，并且对以后的事毫无顾及。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和公爵夫人指点他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他所做的无非是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想法。他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劝他结婚后就离开莫斯科，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到国外去。他都完全照办。“如果你们高兴，怎样做都好。我很幸福，随便你们做什么，我的幸福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他想。当他把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劝他们到国外去的话转告基蒂的时候，她不同意，而且关于他们未来的生活她有她自己的想法，这可使他大为吃惊。她知道列文喜欢去做什么事情。他看得出来，她不但理解这种工作，而且也不想去理解。尽管如此她仍很认真地看待这工作。而且她知道他们的家要在乡下，所以她不想以后会到外国去。这种明确表示出来的意愿使列文感到不可理解。但是在他则没什么区别，因此他立刻要求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乡下去，好像这是他的义务一样，请他凭着他的丰富的鉴赏力把那里的一切布置好。

“可是我想要知道，”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在乡下为新夫妇的来临把那里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从乡下回来以后有一天这样问列文，“你领到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没有。怎么啦？”

“没有那怎么能结婚呀。”

“哎呀!”列文叫道。“哦，我想我有九年没有受圣礼了哩!”

“你真是个妙人!”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笑起来了，“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知道。你一定得受圣礼。”

“什么时候?只剩四天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很好地安排了这件事情。于是列文就开始忏悔了。对于列文，也像对于任何不信教、却尊重别人的信仰的人一样，出席和参加教会的仪式对他们来说很不适应。在这种时候，处在他现在这种温柔的心境中，这种不可避免的虚伪的行为对于列文不但是痛苦，而且好像是完全不堪设想的。现在，正是他兴高采烈的日子，他竟不得不说谎或是亵渎神明。他不能做这些事情。但是虽然他三番四次地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不受圣礼是否可以得到证书，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却坚定地说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没有什么困难的——两天工夫?并且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聪明的老头呢，他会替你那颗病牙拔掉，一点痛苦都感觉不到。”

站着参加第一次礼拜仪式的时候，列文极力回想他年轻时所体验的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但是他立刻确信他无法接受这种事情。他极力想把这一切看成一种毫无意义的无聊的习俗，但是他觉得这样也不行。列文对于宗教，像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一样，始终怀有不置可否的想法。他既不能够相信，同时他也不能够确信这全是错误的。因此，既不相信他所做的事的意义，也不能将它看作无聊的形式而随意而为，在他预备领受圣礼的整个期间，他因为做着自己所不了解的事，做着他认为不正确的而又不得不做的事，而感到羞愧不安。

在举行仪式的时间内，他极力想把一些和自己的见解不相违背的意义加在毫无意义的祈祷上面；时而感觉到他无法理解，并且希望加以推翻，于是他极力不去听它，而全神贯注在自己的思想、观察上，在他百无聊赖地站在教堂里时栩栩如生地萦回于他脑海中的种种回忆上。

他做完了日祷、晚祷和夜祷，第二天他早早地起床，没有喝茶，在早上八点钟的时候，就到教堂去做早祷和忏悔去了。

在教堂里，只剩下一个求乞的兵士、两个老太婆和个教会执事。

这个年轻的执事，他的长脊背的两个肩胛骨在薄薄的法衣下面显得十分分明，走来迎接列文，立刻走到墙边的小桌旁，读起训诫来。当他读的时候，尤其是一遍又一遍重复说：“上帝保佑我们!”——听上去好像是说“赦免我们”——的时候，列文觉得思想已经关闭起来，加上了封条，无法碰触，要不然的话就会陷于混乱；所以每当他站在执事背后的时候，他只

顾继续想自己的心事，不去听，也不去推究对方念诵的话。“她的手真是太漂亮了。”他想，回忆起昨天他们坐在角落里的桌旁的情景。他们没有再交谈什么，就像那种时候常有的情形一样，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总是张开又合拢，一直重复着这种动作，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回忆起他怎样吻了吻那只手，然后细看了那玫瑰色手心里的脉纹。“又是赦免我们！”列文想，画着十字，行着礼，望着正在行礼的执事的背影。“后来她拉住我的手，细看了那脉纹。‘你的手真是漂亮，’她说。”不经意间他观察了一下自己的手和执事的短短的手。“是的，现在快完了，”他想，“不，没有完，正在继续，”他听着祈祷，不停地想着。“不，正在收场了。瞧，他已经在躬身行礼了。收场总是这样子的。”

执事此刻正用手接过去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说他要登记上列文的名字，他的新长靴就十分响亮地在宽敞的教堂石板地上咯噔咯噔走过去，他走上祭坛。然后，他在那里往外张望，向列文招手。此刻的列文开始思考着什么，但是他连忙驱走它。“总会完结的，”他一面想，一面向讲经台走去。他走上台阶，往右转，看见了神父。这神父是一个须发皆白并有着疲倦的和善的眼睛的小老头，神父此刻正静静地站在讲经台边，翻着祈祷书。他向列文微微鞠了鞠躬，立刻开始用一成不变的腔调读起祈祷文来。祷文读完后他深深地弯腰行礼，转脸向着列文。

“基督不露形影地降临了，您现在可以在他面前忏悔，”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您相信圣使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神父继续说，不过并没有望向列文，在他的圣带下面合拢双手。

“我怀疑过一切，一直都是这样，”列文用一种自己听起来也觉得让人厌烦的的声调说，说完就不再开口了。

神父等待了几秒钟，列文仍旧没有动静，于是便迅速地带着很重的弗拉基米尔地方的口音说：

“怀疑原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不过慈悲的上帝会令我们树立起坚定的信心。您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他毫不间断地补充说，并不停地追问。

“我想我最大的罪过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怀有怀疑的。”

“怀疑原是人类天生的弱点，”神父又面无表情地重复了一遍那句话。

“那么我想知道您主要怀疑些什么呢？”

“我怀疑一切，连上帝的存在也怀疑，”列文想都不想便脱口说出来，他为了他一时失言而感到惶恐。不过神父好像并不在意。

“对于上帝的存在还会有什么怀疑呢？”他浮上一丝隐约可辨的微笑，连忙说。



列文没有作答。

“您既然看见了他的创造物，那么您对于造物主还能有什么怀疑呢？”神父用那迅速的惯常的腔调继续说。“是谁装扮了美丽的天空和广阔的大地？没有造物主，这一切怎么解释呢？”他说，并且询问般地望了列文一眼。

列文此刻认为和神父谈论哲学是不适宜的，因此他只是就事论事地回答他。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这样的话您怎么可以怀疑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呢？”神父以一种得意的神情故作困惑说。

“我一点也不清楚，”列文说，他涨红了脸，并且觉得他的话是愚蠢的，在这种情况下是难以掩饰他的愚蠢的。

“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就是神父也有怀疑，要祈求上帝坚定他们的信念。我们必须抵抗强有力的魔鬼。祈祷上帝，恳求上帝吧。祈祷上帝，”他急忙地重复说。

神父稍稍停顿了一下，如同陷入了沉思。

“我听说您要和我的教区居民，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了？”他带着微笑补充说。“那位小姐很不错。”

“是的，”列文回答，为神父羞红了脸。“他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他想。

于是，好像回答他的思想似的，神父对他说：

“您快要结婚了，上帝会赐给您子孙。我说的没错吧？哦，如果您不能克服那种把您引诱到不信教的歧途上去的恶魔的诱惑的话，您又该怎样去教育您的孩子们呢？”他用温和的责备口吻说。“如果您爱您的儿女的话，我想作为一个善良的父亲，就不但要希望您的孩子可以幸福而快乐地成长，您还要希望他获得拯救，以此来使您精神饱满。不是这样吗？当天真的小孩问您：‘爸爸！世界上魅惑我的一切东西——大地、江河、太阳、花、草，这些都是谁创造出来的呢？’的时候，您该怎样回答他呢？难道您能够对他说：‘我不知道’吗？您不能这样回答，因为慈悲的上帝创造了这一切。或者您的孩子会问您：‘死后什么在等着我呢？’假如您不清楚这些，您对他说什么呢？您怎样回答他呢？难道您让他去受世间和恶魔的诱惑吗？不要去那样做啊！”他说，于是他停住了，把头歪到一边，沉默而又温存地望着列文。

这一回列文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不愿意和神父争论，而是因为还从来没有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想这些问题为时尚早，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怎样回答他们呢。

“您的人生之路已经走了不短啦，”神父继续说，“您该选定您的道路，坚持下去。祈求上帝，求他发慈悲帮助您，怜悯您！”他说道。“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其广大无边的仁

慈，饶恕这个儿子……”于是念完了赦罪的祈祷文，神父祝福了他，之后就让他走了。

那天回到家的时候，列文心情感到十分愉快。除此以外，在他心上还留下了一种模糊的记忆，那善良可爱的老头儿所说的话也并不像他起先想象的那么愚蠢，老头儿说的话有些可能是对的。

“自然，不是现在，”列文想，“这是以后的事情了。”列文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痛切地觉得在他的灵魂里有些难以分辨的地方，而对于宗教，他抱着同一些其他人所抱有的同样厌烦的态度，他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就因此受过他的责备。

那天晚上列文和他的未婚妻一道在多莉家里度过，他们兴奋极了。把自己的兴奋心情描摹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的时候，他说他竟然如同一条受训练去钻圈的狗，它终于搞明白了，做了人家命令它做的事，愉快地吠叫着跳跃着，兴高采烈地跳来跳去。

在举行婚礼的那天，依照习俗（公爵夫人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坚持要严格遵守一切习俗），列文没有见他的新娘，在他所住的地方和偶然聚在他房间里的三个独身朋友一道吃饭。一个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个是卡塔瓦索夫，大学时代的朋友，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还有一个是奇里科夫，他的伴郎，莫斯科的保安官，列文猎熊的伙伴。能够在这样一个时刻聚在一起十分高兴。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高兴极了，很赞赏卡塔瓦索夫的创见。卡塔瓦索夫此刻认为他们已关心起他的主意来，就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了。奇里科夫对于无论什么样的谈话总是活泼愉快地加以支持的。

“您看，”卡塔瓦索夫由于在讲坛上养成的习惯拉长声音说，“我们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一向是一个非常有为的人物。我是说过去，因为现在的他已经非比以往。在他离开大学的时候，他爱好科学，兴致昂然地深入其中；现在他的一半能力却用来欺骗自己，而另外一半就用来为这种欺骗辩护。”

“我不没想会有比您更坚决的反对结婚的人，”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不，我没有反对结婚。我赞成分工。闲着没事干的人应当生儿育女，而另外的人就为他们的教育和幸福尽力。我正是这样想的。愿意把两件事混合起来的人可以说难以计数；可是我不是其中的一个！”

“当我听到您恋爱的时候，我会多么快活呀！”列文说。

“一定请我喝喜酒啊。”

“我已经在恋爱了。”

“是的，和墨鱼！你知道，”列文转向他哥哥说，“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正在写一本关于营养的著作……”

“啊，不要胡扯！写什么并不重要。事实是，我的确爱墨鱼。”

“可是那并不妨碍您爱妻子！”

“那是当然，可是妻子却妨碍哩。”

“怎么会？”

“啊，您会发现的！您现在爱好农事，游猎，——以后您就会了解的！”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他说普鲁特诺村有不少驼鹿，还有两头熊呢，”奇里科夫说。

“哦，我不去，你们去吧。”

“噢，这的确不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你以后应该向猎熊事业告别了——你的

妻子不会允许你去的!”

列文微微一笑。他巴不得妻子不让他去，他情愿永远放弃猎熊的快乐。

“可是，他们会去捉住那两只熊，不过您却不在场，这会很遗憾，您记得上次在哈皮洛沃吗?那是一场多妙的打猎啊!”奇里科夫说。

列文不愿打破这种幻想，因为他希望能永远和妻子在一起，因此他没有说一句话。

“向独身生活告别这应该说是道理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想不论如何，你总不能不惋惜失去的自由。”

“您现在是不是在想，像果戈理的新郎一样，想从窗口跳下去吧?”

“自然有，不过不愿意说出来罢了，”卡塔瓦索夫说，禁不住大笑起来。

“啊，窗子开着……我们马上就动身到特维尔省去吧!那里有一头大母熊，我们可以直捣巢穴。现在说好了，就坐五点钟的车走吧!这里的事随他们怎么去办好了，”奇里科夫微笑着说。

“哦，说实在的，”列文也微笑着说，“我心里没有半点痛失自由的心情。”

“是的，现在您心里这样乱，您可能无法体会，”卡塔瓦索夫说。“等一等，到您稍微平静一点的时候，您就会发现了。”

“不!假如是那样，那么，虽然有了感情（他不便在他们面前说爱情这个词）和幸福，如果没有自由，我多少总会感到有点惋惜吧……可是不像你想的那样，我高兴的正是失去自由。”

“糟糕得很!我们对你已毫无办法!”卡塔瓦索夫说。

“哦，让我们干一杯祝他恢复健康，或是祝他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吧——即便如此，也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幸福!”

一吃过饭，客人们就走了，他们要赶紧换好衣服去参加婚礼。

当剩下他一个人时，列文又问自己：他心里真有他们所说的那种惋惜失去自由的心情吗?这时他不由得高兴起来。“自由?自由有什么用?幸福就在于爱和希望：希望她所希望的，想她所想的，就算是，毫无自由可言——这也无所谓!”

“不过我了解她的思想、她的希望、她的感情吗?”他突然间想到这一点。微笑从他脸上消逝，他沉思起来。他此时此刻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开始感到恐怖和怀疑——对一切事情都怀疑。

“要是她不爱我怎么办呢?要是她只是为了结婚而和我结婚怎么办呢?要是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所做的是，怎么办呢?”他问自己。“她也许会清醒过来，那时如果她发现她并不爱我，

而且不能爱我。”于是涉及她的、奇怪的、最邪恶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地涌了上来。他嫉妒起弗龙斯基来，她和弗龙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仿佛就是昨天。

他怀疑她没有把全部真情都告诉他。

他已经按捺不住了。“不，这样下去不成！”他绝望地自言自语。“我要到她那里去，必须弄明白；最后再对她说一次：趁现在没有结婚，我们不如维持现状的好！不论如何都比永久不幸、耻辱、不忠实好！”他心里怀着绝望，怀着对她的愤恨，走出了旅馆，坐车上她家里去了。

他在后房里找到了她。她正坐在一口箱子上，和一个使女在忙着什么，挑拣着散放在椅背上和地板上的各式各样的衣服。

“噢！”她一见他就兴奋地喊了一声，显得容光焕发。“你怎么，您又怎么！（最近几天来她差不多交替地用这两个字称呼他。）我没有想到你会来呢！我正在整理衣服，看哪一件给什么人合适……”

“啊！好极了！”他并不高兴地说，望着使女。

“你去吧，杜尼亚莎，有事我再叫你，”基蒂说。“科斯佳，出了什么事？”使女一走，她就明确地用了这个亲密的称呼。她觉察出他的阴郁的异样脸色，她感到恐怖。

“基蒂！我痛苦得很。我想和你谈一谈，”他声音里带着绝望的调子说，站在她面前，恳求地凝视着她的眼睛。他从她的深情的、忠实的脸上已经看出他所要说的话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他要她亲口来消除他的疑惑。“我是说，现在还来得及。这一切还可以挽回。”

“什么？究竟怎么了？你是怎么回事？”

“我说了不止一千遍，我认为……就是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同意和我结婚。想一想吧。你错了。你应该仔细地想一想才对。你不会爱我的……要是……就不如说出来的好，”他说，没有望着她。“我会很痛苦。让人家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随便什么都比不幸好……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总好一些……”

“我不明白，”她惶恐地说，“你想要反悔……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是的，如果你不爱我的话。”

“你发疯了！”她叫了一声，恼怒得满脸绯红。

但是他的脸是这样可怜，她抑制住恼怒，把衣服扔在圈手椅上，在他旁边坐下。

“你在想些什么呢？我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想你不会爱我的。你不应该爱上我这样的人啊。”

“我的上帝！我怎么办才好呢……？”她说，哭出来了。

“啊!这都是我的错?”他叫了一声,跪在她面前,他开始吻她的手。

当五分钟后公爵夫人走进房里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和好了。基蒂不但使他确信了她爱他,而且向他说明了其所爱他的理由。她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她完全理解他,因为她知道他喜欢什么,因为他所喜欢的东西都是好的。他此时此刻好像也明白了过来。当公爵夫人来到房间时,他们正并肩坐在箱子上,清理衣服,而且正在争辩着什么,因为基蒂要把列文向她求婚时她穿的那件褐色衣服给杜尼亚莎,而他却认为那件衣服最好永远不要给别人,可以把另外一件蓝色衣服给她。

“你要知道她的皮肤是褐色的,蓝色衣服并不适合她穿……我全都考虑过了呢。”

听到他为什么会这会儿赶过来,公爵夫人半真半假地生起气来,叫他马上回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基蒂梳头,因为梳发匠沙尔里就要来了。

“这几天来她什么也没有吃,人都瘦了一圈,而你又来说些傻话来叫她难过,”她对他说,“走吧,走吧,亲爱的!”

列文感到歉疚而又羞惭,但却得到了安慰,于是便开心地回到了旅馆。他哥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都穿上了礼服,他们都正在等着用圣像给他祝福。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还得坐车回家去接她的儿子,他十分仔细地化好妆,要拿着圣像陪伴新娘。并且,还得派一部马车去接伴郎。另一部马车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送走后,还得转回来……总之,为了举办好婚礼有不少事情需要考虑和料理。当然必须肯定的是:就是不能再耽搁,因为已经六点半了。

用圣像祝福的仪式收效甚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带着滑稽的庄重姿势和他妻子并排站着,手里拿着圣像,叫列文鞠躬到地,他用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微笑为他祈福,吻了他三次;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按照他的样子祝福起来,然后急急忙忙地走开,他们又忙着去调遣马车去了。

“哦,别无选择了:你坐自己家里的马车去接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想要这么做的话,就请他到了之后就把马车打发回来。”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问题!”

“我们和他随后就来。你的行李送去了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

“当然,”列文回答,于是他吩咐库兹马为他准备好所用的衣服。

### 三

一大群人，大部分是女人，涌入因为举行婚礼而灯火辉煌的教堂。那些来不及走进教堂的人就蜂拥在窗子周围，推挤着，叫嚷着，从窗框里窥望。

二十多辆马车已在警察指挥之下沿街排列起来。一个警官，穿着崭新的制服，精神抖擞地站在门口。马车川流不息地驰来，参加婚礼的人们都身着盛装，走进教堂来。在教堂里面，因为所有的蜡烛都点燃了，显得一片金碧辉煌。圣像壁的红底上的镀金、圣像的金黄色浮雕、枝形灯架和烛台的银光、地上的石板、绒毯、唱诗班上面的旗帜、圣坛的台阶、旧得发黑的书籍、神父的袈裟、助祭的法衣——所有的这一切都浸浴在灯光里。在温暖的教堂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锦缎，天鹅绒，丝绸，头发，花，裸露的肩膀和胳膊，以及戴长手套的人群里面，不时发出兴奋而又热烈的讲话，谈话声在空旷的教堂里异样地回响着。一听到开门的响声，人们都停止了兴奋的交谈，大家都四下张望，想要看一看今晚的主角是否到来。但是门开了有十次以上，而每一次进来的不是走入右边来宾席的迟到的客人，就是骗过或是打通了警官、混进左边旁观席的观众。不论是亲友或是旁观者都已经等待得忍无可忍了。

开头，他们想新郎新娘马上就要到了，因而并没有因为等待而显得急躁不堪。接着，他们就开始不停地朝门口张望，而且谈论着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接着，人们看起来都等不下去了，亲戚和宾客们竭力装出不再去想新郎新娘，却在一心一意谈话的模样。

总执事也由于等得不耐烦的缘故，不停地咳嗽着，使得窗子的玻璃也颤动起来了。由唱诗班的席位上传来了歌手们在练嗓子和擤鼻涕的声音。神父不断地有时差读经员有时又差执事到门口看看怎么还没有到来，他自己穿着紫色长袍，系着绣花腰带，也已经好多次地到小门去等候新郎。终于有一个妇人看了看表，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于是所有的宾客都不安起来，开始大声地表示出他们的猜测与疑惑。一个伴郎去探听究竟去了。这时基蒂早已准备停当，装扮好洁白的礼服，披上长纱，戴着香橙花的花冠，正和女主婚人、她姐姐利沃夫夫人一道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她向窗外望着，等伴郎来报告新郎已经到了教堂，不过一直都没有回音。

这时列文穿好了裤子，却没有穿燕尾服和背心，他仿佛有心事地走来走去，不时地把头伸到门外，朝走廊望着。但是在走廊里看不见他所等候的人的踪影，列文显得着急而无奈。他朝着此刻正在悠然地抽着烟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话了。

“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感到尴尬和不安啊”他说。

“是的，这是有点尴尬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含着慰藉的微笑同意说。“不过请放心

好了，马上就会拿来的。”

“不，真是令人为难啊！”列文压抑住愤怒说。“而且这种尴尬的敞胸背心！我以前都没有穿过啊！”他说，望着他的揉皱了的衬衣前襟。

“要是行李都送到火车站去了，我现在该如何是好呢！”他绝望地叫着。

“那可以穿我的了。”

“我看只能如此了。”

“看上去好笑可不好……等一等！事情慢慢会好转的。”

最后的结果是，当列文要换礼服的时候，他的老仆库兹马就把上衣、背心等用得上的东西都拿来了。

“衬衫呢！”列文叫。

“你已经穿在身上了，”库兹马带着平静的微笑回答。

库兹马没有想到留下一件干净衬衫，当他接到收拾好所有的物品、送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新夫妇今晚就从谢尔巴茨基家动身到乡下去——的吩咐的时候，他照办了，因此他把其他的一切东西都捆起来了，除了一套礼服没有被捆起来。从早上穿起的衬衫已经揉皱了，和时髦的敞胸背心穿在一起可真不是一回事。打发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路太远了。他们派了人去买一件衬衫。可不幸的是所有商店都没有营业——今天是星期日。他们就派人到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家去，拿了一件衬衫来——又肥又短，根本就不合身。最后还是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解开行李。教堂里大家都在等候新郎，此刻的新郎像关在笼里的野兽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窥看着走廊，显出一副天真而又痛苦的模样，回忆起他对基蒂说过的话，以及她现在会怎样想。

终于，库兹马拿着衬衫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房里来了。

“很及时。他们正把行李往货车上搬呢，”库兹马说。收拾妥当，列文飞步跑过走廊，没有看一眼他的表，当然也顾不上看表了。

“不必担心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显得不慌不忙的样子。“事情自会好起来的，事情自会好起来的……”



## 四

“他们来了!”“那个是他不是!”“哪一个?”“是看起来比较年轻的那一个吗?”“啊,看看她,愁得不死不活的!”这就是当列文在门口迎接他的新娘,他们一起走进教堂的时候人群中发出来的议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向妻子解释为何这么晚才过来,宾客们含着微笑彼此交谈着。列文却对身边的事情都没有看见;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的新娘。

大家都一致认为最近几天来她的容颜消损了,她戴上花冠后并没有显得过于漂亮;但是列文却不这样想。他望着她那披着白色长纱、戴着白色花朵、梳得高高的头发,以及把她的长颈两边掩住,只露出前面来的、高耸的、扇形的领子,还有比往常更显瘦弱的身体,在他看来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看——并不是因为这些花,这纱,这巴黎买来的衣裳的装饰和付托;而是因为,尽管她穿着这身精心制作的华丽服装,但她的可爱的脸、她的眼睛、她的嘴唇上的表情依旧保留有她那特有的纯真的表情。

“还好你没有临时逃走,”她说,对他微微一笑。

“我碰到的事是这样尴尬,我都不知道怎样讲!”他脸一红说,而且他不得不扭过脸去对着正走上他面前来的谢尔盖·伊万内奇。

“这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谢尔盖·伊万内奇摇摇头,微笑着说。

“是,是!”列文回答,不过搞不清楚他们的谈话。

“喂,科斯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以一种很惊恐的样子说。

“你可否告诉我你的想法。此刻的你正可以理解这问题的严重性。他们问我要点已经点过的蜡烛呢,还是点没有点过的蜡烛?这可不是个小事啊,”他补充说,抿嘴一笑。“我已经决定了,不过我想看看你是怎么想的。”

列文知道这是在和他在开玩笑,但是他却笑不出来。

“哦,您决定好了吗?没有点过的蜡烛呢,还是点过的蜡烛?”

“好,好,没有点过的蜡烛。”

“啊,太好了。问题解决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微笑着说。“可是人处在这种境地有多么呆头呆脑啊!”他对奇里科夫说,此刻列文则默不作声地,又走到他的新娘那里去。

“基蒂,别忘了你要先踏上毡子,”诺得斯顿伯爵夫人走过来说。

“你不害怕吗,呃?”老伯母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你冷吗?你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停一停,低下头来,”基蒂的姐姐利沃夫夫人说,抬